



“国学”未必能达成人们的道德期待

欧阳

 现今的国学热是无需赘言的，至于国学所指是什么，人们并不去关心。尽管有专家称，国学在泛指中土历史源流中的众多经典文献外，主要说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 是不是真的如此另说，在我个人看来，关于国学有点像稀里糊涂的学问，就像西学东渐的时代一样，庙堂市井都搞不清楚所谓的“西学”到底说的是科学技术还是哲学思想，或者是制度构想、人文思潮之类，等等。 好在明白人有的是，大家都乐现地忙活着宣讲儒学、新儒学什么的知识，比如一些大城市远离“平均收入”的领跑家庭，在严肃地为孩子们备下《三字经》外还计划着聆听四书五经的教诲，一些诲人不倦的有识之士更是不辞辛苦，鼓舞各种资源在遥远的乡村办起了国学讲堂，让“仁者爱人”的诵读之声在田野飘洒。据说效果卓著，义务教育不尽如人意的村子里讲信修睦回归，风雅之气渐显云云，也许还有见贤思齐也未可知。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不管“国学”是不是儒家思想，鉴于其庞杂、宏大的构架，寄希望于孔孟道统不失为良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口语般的《论语》、《孟子》未必就那么好懂。想当初翻阅过这些圣人典籍的我也以为轻易就可以有胡乱的感悟，及至接触到朱晦庵、王阳明，甚至辜鸿铭等后来者翻来覆去的翻书，才意识到儒家学问的高深不是臧纬附会那么容易，简单如程颢所言“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这个今来于伤透脑筋的问题，也曾经让笃信“天人合一”是洞见的我突然间就很有无助，难道恶也是天理吗？这真是天理难容。

 其实这只是吃饱了饭没事瞎琢磨，不想也罢。对绝大多数热衷儒学的人来说，向往的其实是道德理想，人们愿意相信从小接受理想模式的训练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道德模范，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儒家学说是道德学吗？

 感觉上来说，应该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思想孕育了更多的道德指引。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仲甫就有问：“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么？”守旧的道统人士居然回答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朱子“劝谕榜”——就仿佛太祖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什么的，大而化之为儒学整体了。

 其实这是俺个人不科学的臆断了，就当出演的神神现实画面而言，人们指望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的修复大约是一个普遍的诉求。客观说，这有点挂一漏万了，至少是有些偏离了儒家的思想。总的来看，在道德修养之外，儒者追求的应该是人生态度，也就是说，人，本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孔颜乐处”当然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更实质上的意味应当是人生之乐，是生活之乐，这可以从孔子赞赏曾点的对话中看到。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听到学生有如此感悟，孔老师乐举。

 这显然不是财富所能带来的。我们当然可以一手抓财富，一手寻心灵之乐，两者并不矛盾。疑问是在传播儒家道德学说的时候，跟随者的人生态度改变了么？

 换一个角度说，就这道德的布道本身而言，事实上也并非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所独占，诚信、慈爱、勤俭，又或者是“克己复礼”之类，是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度都名正言顺的道理，即便是在疯狂的任何年代，也没有谁鼓噪大家撒泼、整人。在人们感叹道德沦丧，在儒者痛心“人心不古”的时候，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梳理一下背后真实的原因，您还会认为仅仅是将孔子贬低为孔老二所带来的恶果吗？

 苟不教，性乃迁。和谐的世界一定离不开理念的教化，但仅仅依靠理念的传播就可以迎来改变吗？也许可以吧，只是在万众涌入股票市场，并且做梦都想着自己持有的股票明天涨停的日子里，单靠“国学”一脉要达成和谐目的怕是不大容易。

 当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已经熬过了文革最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并一定能写出更多的诗篇，可惜临睡时抽烟引发火灾不幸逝去，令人痛心不已——

禁烟与戒烟

们早已将家中划定吸烟禁区，且执法森严——禁得男同志进家闭嘴像哑巴，出外咧嘴猛抽像喇叭。我家楼道好几层窗台都有烟缸，就是被撵出来抽烟的人放的，我曾希望诸女士发挥直接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不要只管自家屋内存气新鲜，不管门外烟乱串。

我在乡下插队时，社员说抽烟可以防蛇。我抽过几口，也没防了蛇，却迷晕恶心够呛，就不抽了，而后数年间，偶尔有过接别人给的烟“玩”半支一支的时候。等到了40岁时，就坚决不玩了，连喝酒酒时的喜烟也不抽，有一次新郎新娘给点着，也是沾下嘴唇装装样子转身烧完。我的不少同事，都说没瘾抽着玩，结果呢，多是玩大了，一顿饭抽七八根，比正宗烟民还大。

现今男同志开车的抽烟不少。堵车或等灯时，一只只手夹根烟搭在车窗外，挺酷的。有一小伙子说本不会抽烟，就因为喜欢这么做派才抽了烟。还有不少出租车司机，把车熏得坐进去跟进了烟圈似的，一看那车也不是他自己的。既然你不顾别人，也就不能给你面子；我打的，只要车内有烟味，对不起，不坐。有时没啥烟味，上车后司机要抽烟，停，要么

你抽，要么我下去。当然，这与我们这里出租车多有关系。倘若等半天才等上一辆，他就是皇上了，他抽大烟你也得坐。

烟草行业对国家税收贡献很大，不可能没了这个产业。抽烟对某些人可能还有“益

处”——邻居说他口腔溃疡，一抽就不犯，不知是不是笑谈。还有人说需要通过抽烟缓解一下精神压力，总之是非抽不可。那么，通过最严的禁烟令，让老烟民少抽点，让准烟民收敛些，让才入行的打打退堂鼓，还是大有必要的。

链接
<p>翻开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古代文人，多与酒有缘；近现代文人，多与烟有缘。中外文人群中有不少都是“瘾君子”，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香烟熏出来的。文学大家老舍先生，在《戒烟》中曾写了自己戒烟的痛苦，没有烟的他感到文思枯竭，舌头麻木，嗓子发痒，太阳穴微微作疼，更严重的还是大脑一片空白。</p> <p>6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开始正式实施。作为世界</p>

文人与烟

最大的烟草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中国烟民数量超过3亿人,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拥有400多万烟民的首都北京,自月初起规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将全面禁止室内吸烟;幼儿园、中小学、少年官等单位的室外区域也不允许吸烟。这个被业内人士评价为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近十年来,最与国际接轨的一部地方控烟法规,实施快一个月了,悄无声息地,近来身边多了不少戒

渐渐失去原貌的天府之国

高柱

 1998年1月，我在美国待了近一个月，几乎跑遍西部和东部，但无论走到哪里，我恐怕都是旅游团中最早走出景点的那一个。导游不解地问我：“那么多好看的，为什么你这么快就出来了？”我当时心情多少有点狂，回答说再好也是你们美国的。不过说实话，我心中最美的地方，还是在我的家乡——四川，那个人类人住的天府之国。

 传说中“天府”原本是一种官职，即为天子掌握类似钱财米粮、金银珠宝、图书文册等府库的官员。其实，最早称“天府”之地的并不是四川，而是八百里秦川腹地的秦国。可人算不如天算，春秋战国秦统六国后，头脸发胀的秦始皇没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派数十万大军戍边的同时，还大量征用民夫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秦陵，结果大兴土木引发北方水土流失导致土地贫瘠，形成以后随处可见的黄土高坡。此后，“天府”的美誉就转让给了四川。 四川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还得感谢秦朝时李冰及子二郎。正是这父子二人在奔腾不息的岷江进入平原的出口，才建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大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从此免受水患之害而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三国时的孔明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兴修

水利，又是对成都平原的农业一次重大的推进，其时境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使天府之国名闻得以传播。

 到唐朝成都鼎盛时期，李白的一首“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间得及此间无”的诗，更使得成都天府之国的地位得以巩固。

 天府之国的魅力，还表现在既有山川俊美的自然风光，地势多样，青峰竞艳，丹壑争流；又有秀冠华夏的历史人文，这里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名人文豪竞相辈出，自然、人文与社会风俗多种景观相生相依，情景交融。但得天独厚、品位极高的天府之国，现如今却因无节制的贪欲渐渐夺去其原貌。

 四川能称天府之国，首先归功于水。上世纪60年代的成都平原得以雪山之水灌溉，成都周边百姓吃的全是井水，大多数的井水离地面不过一两米。因为地下水太多，当时城市修建屋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考虑怎样才能把水抽干排净。但以往状况，在今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七八年前，当我听说成都都要修地铁，感到吃惊：“怎么可能？地下水能很快排得干净吗？”事实上现如今，在成都不管是地面建楼房还是地下挖修地铁，即使挖下去五六公尺，也土下难见还有水突突地冒出来。

 土地乃人类生存之本。也正是因为有丰水的浇灌，对成都平原的黑土地而言，说它黑得冒油也一点不过分，不然的话，四川能成为

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油基地吗？而“川猪”走天下，这恐怕也是国人难忘的一种记忆吧。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这千百年足以支撑天府之国美誉的肥沃土地，正接连不断被拔地而起的水泥楼群蚕食。

 在过去30多年加快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成都平原究竟有多少肥沃土地被各种建筑物占有？虽然至今未给出准确的说法，但在市民眼里，那占有的宽度和速度惊人得不可思议。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一环路外还属于农田阡陌，竹林成群，河流纵横的乡村。可如今，要是你驾车从成都一环路的东南西北四方出城，哪怕行驶10多公里，也很难再见到上述的情景了。

 过去成都人一说春游，必然要去郊外看看那金黄灿烂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田。在春季坐飞机降落成都时，俯瞰窗外满眼都是黄绿相间的美丽大地，真是一幅天园国画，但现如今，这国画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面貌，替代的是密密麻麻的楼群和纵横交错的道路。

 城市高楼大厦的兴建，毕竟也是在昭示和推进着现代文明，但如此推进，非常需要有一个度和量的掌控，不可以牺牲我们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自然文明为代价。历史早已给出警戒，形成一个不文明，而破坏一个文明并要它消亡，那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愿天府之国的原貌，不要再因为为无限制地改变而失去。

沙城堡

 一座令人叫绝的中世纪沙城堡上，城堡下有一条护城河，河上有小玩具士兵把守。她向我大笑，露出了两颗大门牙。

 她在建筑物顶上插着一支鲜艳的红旗。她转向哥哥，“你可以做城堡的护兵。”

 他看了看自己的城堡，又看看妹妹的辉煌杰作，眼泪夺眶而出。“我不想当你城堡的傻护兵。”他生气地说。

 布伦达脸憋得通红，对他喊道：“真扫兴！我的城堡比你的好。”

 “我不是扫兴的人！不管怎样，你的是是一座无聊的城堡。”他握紧拳头，打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胖恶人！”她怒气冲天，接着两人打了起来。

 我叫他俩住手。他们怒气冲冲地揪着对方胳膊，两人的脸因发怒而涨得通红。我刚刚开手，儿子的拳头猛击在妹妹脸上，把她推到沙城堡上，沙城堡成了一堆可怜的废墟。

 布伦达气得扬沙子，大哭大叫。

 我生气地拧着斯蒂芬的耳朵，猛打了他一下，“你不要再打妹妹了！不嫌羞。你立即向妹妹道歉。”

 他刷地落泪了。“我很您！”他跳出玩具沙箱，沿着路小跑，头也没回。

 我俯身抱起小女儿。她捂着青肿的脸，“还疼着，妈妈。”她呜咽着说。“过来，让妈妈吻走疼痛吧。”我用嘴唇轻轻地吻她。她往后一退，然后强装出笑脸。一边在沙里盘腿坐着，一边难过地瞅着那被毁的城堡。

 “他恨我吗？他说他恨您，妈妈。”

 “不要担心他。他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

 “可是您打了他，打过头了，妈妈。”她严肃地说着，好奇的双眼睁得又大又圆。

 “我知道。他会忘记的。”我说着，打他让我很痛心。

 不久布伦达又全神贯注地建起沙城堡。 我一边装沙，一边焦急地等着斯蒂芬回来。鸟儿唧唧啾啾。布伦达对那些保卫城堡的勇敢小士兵说着话，给美女唱歌……

 “妈妈，对不起。”一个声音传过来。

 我们抬起头，是斯蒂芬回来了。他笨拙地跳进玩具沙箱向妹妹走去。

 “对不起。”他轻轻地抚摸妹妹挨打的脸说道。“我刚才真的很自私。”接着他转向我，



清除欲望之尘,心宽了,才能时时感觉到幸福。 赵春青画

有人告诉我为什么。那时我心神错乱，不知所措，我也不记得妈妈如何辩解。也许她有自己的理由。

 三年前，妈妈想母女相认，我拒绝了。我在心里谴责妈妈，不是因为我生活好了而想要回我？但我记住了她离开时那痛苦的眼神。

 “过来，妈妈，我们一起来建一座城堡。”布伦达热切地说。

 我看了看表，快四点了，“我们去喝茶吧。明天再回来。”

 “算数吗？”

 我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明天，把你外婆带来，我们一起去建沙城堡。”

 “我们有外婆吗？”布伦达喘着粗气，有点狐疑。“像梅茵家的外婆吗？（梅茵是住在隔壁的小姑娘。）可是，您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外婆的情况呀。她老了吗？她脾气坏吗？”

 “哦，妈妈，为什么她不希望我们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看望她呢？”

 在开车去唐人街纽约纳末茶庄的路上，他们一个劲地问我问题。我买了一些蒸虾汤团、一些烤猪肉面包和八块炸酥卷饼。

 我说。

 “走，我们去塞原谷看外婆。”

 “借用专变只是临时措施，先让大伙用上电，等道路通了，我们还要重新架设线路，让他们用上永久电。”临安公司副总经理汪李忠介绍说。而按照一般施工进度，这样的工程量大概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 在这次抗洪救灾中，临安公司的一个细心之举也让老百姓记在了心上。原来，洪水过后，许多农户家中进水，尽管水位已退，但浸过水的线路和电器极易漏电，考虑到老百姓的人身安全，临安公司印制了安全用电告知书，台区经理一户一户地送到农户手中，并在抢修结束后逐户对农户家中进行绝缘检测，确保通电后的人身安全，因此，直到晚上8点半最后一个农户家通过安全检测，临安供电公司的这次抢修任务才算真正完成。

 “借用专变只是临时措施，先让大伙用上电，等道路通了，我们还要重新架设线路，让他们用上永久电。”临安公司副总经理汪李忠介绍说。而按照一般施工进度，这样的工程量大概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 在这次抗洪救灾中，临安公司的一个细心之举也让老百姓记在了心上。原来，洪水过后，许多农户家中进水，尽管水位已退，但浸过水的线路和电器极易漏电，考虑到老百姓的人身安全，临安公司印制了安全用电告知书，台区经理一户一户地送到农户手中，并在抢修结束后逐户对农户家中进行绝缘检测，确保通电后的人身安全，因此，直到晚上8点半最后一个农户家通过安全检测，临安供电公司的这次抢修任务才算真正完成。

 当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已经熬过了文革最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并一定能写出更多的诗篇，可惜临睡时抽烟引发火灾不幸逝去，令人痛心不已。但愿有更多的吸烟者横下一条心，彻底把烟戒了吧。

 当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已经熬过了文革最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并一定能写出更多的诗篇，可惜临睡时抽烟引发火灾不幸逝去，令人痛心不已。但愿有更多的吸烟者横下一条心，彻底把烟戒了吧。

■邱丹

 6月25日晚上8点30分，后葛村最后一个农户家中顺利通过用电绝缘检测，电力抢修师傅合闸送电，家中“停工”了两天的灯再次亮了起来。这意味着因昌化“6·23”洪灾导致的1302户失电农户已经全部通电。负责这次现场电力抢修的昌化供电所副所长童益敏开心地地说：“我们150多个电力人两天的辛苦付出是值得的，看到大伙又用上了电，我们很有成就感。”自豪的话语源于国网临安供电公司两天三夜的实战考验。

 暴雨来袭 电力人连夜行动

 自进入梅雨期以来，临安山区市区连降大雨，6月23日昌化地区再次遭受暴雨袭击，短短6个小时雨量就达到131毫米，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道路、房屋、电力电信等通讯设备都受到重创。洪灾当晚，国网临安供电公司立即行动起来，公司负责人、专业管理人员、

奋战两天三夜 1300 受灾农户全部通电——临安昌化“6·23”特大洪水电力救灾记

 一线抢修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一起集聚昌化供电所，在所会议室里组成了临时应急指挥中心。

 一线人员统计汇报，山洪导致临安昌化2条10千伏分线停电，影响17个公变和13个专变，联盟村、后葛村1302户低压用户失电，灾情就是命令，应急指挥中心内电话声此起彼伏：“不好意思吵醒你睡觉，昌化发洪灾，物资仓库的库存情况怎么样？”“昌化洪灾，现在有几个临时安置点需要供电，请紧急安排应急发电车到现场来。”“明天一早5点半准时到所里集合，天一亮我们就要到洪水现场抢修。”安排好一切，时间已经是24日凌晨3点，距离“开战”也仅个把小时了。

 徒步5小时 向最艰险的地方进发

 24日一大早，所有抢修人员已经集结完毕，4支小分队按照两条分线高压部分低压部分，分别向故障点挺进，他们需要用最快的时间摸清电力受损情况，为后续抢修提供第一手资料。

 老师傅唐仕高一行人三要巡查的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恒泽电站分线，由于道路受损严重，3人只得弃车徒步上山，原本较为宽阔的盘山公路现在已经成为险峻之地，马路被一段一段地冲毁，一边是奔腾的河水，一边是只剩下山体斜坡的断裂公路，山水沿着石头冲刷而下，纵是走惯了山路的老电力人，也不得不手

脚并用地对待这些滑不溜秋的石面。唐仕高开玩笑地说：“走完今天三天不想走路。”

 一路所见，沿河道而建的电力杆线倒塌的倒、断的断，有的从根部被折断，有的拦腰折断。唐仕高一边记录，一边第一时间向后方汇报受损情况，以便抢修工作及跟进。5个小时后，小分队带回了现场的第一手信息，据统计，洪水导致高压倒杆84处，倾斜18处，断线7处，低压倒杆42处，倾斜11处，断线4处，约30%的农户身处道路不通之地，一场硬仗即将打响。

 即使路不通电也要通

 巡线人员在查找故障点的同时，抢修人